

词摇玉片

[宋]周邦彦撰

李永宁校点

本书说明

《片玉词》是北宋后期周邦彦创作的一部词籍。

周邦彦,字美成,自号清真居士,钱塘(今浙江杭州)人。生于宋仁宗嘉佑元年(1054)。《宋史·文苑传》说他“博涉百家”,为人却“疏隽少检,不为州里推重。”元丰初,布衣入京师。七年(1085)献《汴都赋》,凡七千言,赞熙、丰新法,为神宗所赏识,遂由外太学舍生擢为太学正,赋亦一时传播士林。元■四年(1093)出为庐州(今安徽合肥)教授秩满转荆州(今湖北江陵),调溧水令。绍圣四年(1115)还京,任国子主簿。次年,哲宗召对崇政殿,命重进《汴都赋》,授秘书省正字。徽宗即位,改除校书郎,历考功员外郎、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。仕至秘书监、徽猷阁待制。因为“妙解音律”,“能自度曲”,又善为词,而提举大晟乐府。重和元年(1118),复出知顺昌府(今安徽阜阳)。宣和二年(1122)移知处州(今浙江丽水),时值方腊起兵,路途梗塞而不赴。秩满,以待制提举洞霄宫。宣和三年(1123)卒于南京,年六十六。

周邦彦所处的时代,词已进入全盛期。其不惟能自度曲,且又复增演了慢曲、引、近、三犯、四犯等新调,对词调、词律的创作和发展是继柳永以后的又一里程碑。词作浑厚雅正,缜密典丽;下字运气,皆有法度。前采苏轼、秦观之长,复开姜夔、史达祖之始,负有一代词名,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。自宋以降,被推之为“词家之冠”,或誉之为“词中老杜”。清周济云:“美成思力独绝千古,如颜平原书,虽未臻两晋,而唐初之法,至此大备,后有作者,莫能出其范围矣。”陈廷焯亦云:“词至美

成 开合动荡 ,包扫一切 ,读之如登太华之山 ,如掬西江之水 ,使人品既自高 ,尘垢尽涤。”

周邦彦的词集不减白石之富。有上下二卷本和十卷本 ;又有《清真词》和《片玉词》之分。原名《清真词》,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“《清真词》二卷、《后集》一卷”,久佚不传。宋刻至今流传的是陶氏涉园景印宋刻《详注周美成片玉集》十卷。明毛晋汲古阁刻《片玉词》即为二卷本,《补遗》一卷收十阙,为毛氏所辑,却非周作。后人抄刻,或以清真名,或以片玉名,亦或分二卷,或作十卷。版本源流郑文焯自刊本跋,所叙甚明。是本即以毛刻《宋六十名家词》本作底本,校以陶氏涉园景印《详注周美成片玉集》(简称景宋本)、明吴讷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抄本(简称明吴抄本)、清《四库全书》本(简称四库本)、阮元《宛委别藏》抄本(简称清宛委抄本)、王鹏运《四印斋所刻词》本(简称王刻本)、郑文焯校刻本(简称郑刻本)、丁丙《西泠词萃》本(简称丁刻本)、朱孝臧《彙刻宋元词》本(简称朱刻本)。另将明吴讷抄本《补遗》中属周词者四首及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辑录一首作为续补。又据各本序跋汇录为附录一,又辑王国维《清真先生遗事》作附录二。

毛氏汲古阁刻本《宋六十名家词》有毛□、陆敕先等名家朱墨校勘本,或据家藏底本,或据旧刻名抄,校讹录异,殊堪珍视。今将校改之处一一录入校记,改字者注明“毛校改”,仅旁注异文而不改原刻者注明“毛校注”,补入文字注明“毛校补”。卷下末毛校有跋:

辛亥七月一日元刻本《片玉集》及一抄本校,二本同。

是日又得底本重校。按卷首云“美成长短句”,非“清真”,亦非“片玉”也,故多异同云。

补遗毛晋识语之后,又有跋:

摇摇甲寅三月望后二日读讫。

毛校于考证周词版本源流、澄清历来学者诸多误解,均有裨益,值得认真研究。

本书的评语采自郑文焯、夏孙桐、乔大壮、汪东、黄侃诸家。郑文焯

的评语及部分校语为河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刘崇德教授提供，深致谢意。

本书由平湖李永宁整理校点。

片玉词卷上

瑞摇龙摇吟

章台路。还见褪粉梅梢，试华桃树。愔愔坊陌人家，定巢燕子，归来旧处。摇摇黯凝伫。因记个人痴小，乍窥门户。侵晨浅约宫黄，障风映袖，盈盈笑语。摇摇前度刘郎重到，访邻寻里，同时歌舞。唯有旧家秋娘，声价如故。吟笺赋笔，犹记燕台句。知谁伴、名园露饮，东城闲步。事与孤鸿去。探春尽是，伤离意绪。官柳低金缕。归骑晚、纤纤池塘飞雨，断肠院落，一帘风絮。

〔校〕

〔调〕景宋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注“大石”，夏批“黄钟商”。此阙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于“声价如故”句处分为上下阙，非。原刻调后注云：“按此调自‘章台路’至‘归来旧处’是第一段。自‘黯凝伫’至‘盈盈笑语’是第二段。此谓之双拽头，属正平调。自‘前度刘郎’以下即犯大石，系第三段，至‘归骑晚’以下四句，再归正平。坊刻皆于‘声价如故’分段者，非。”毛校勾去此注，于“声价如故”下分段，“处”、“语”下不分，首行眉注“分段处从刻为是”。郑刻本校云：“此明言分三段者为双拽头，今人每于三段则名之三拽头，失之疏矣。”又刘藏郑手批本云：“观此《瑞龙吟》分三段，宋人只谓之双拽。可知非四段长调不得名三拽，明矣，词长至四百余字，分三过片者，

惟《莺啼序》而已。”

〔还见〕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作“还是”。摇摇〔腿〕朱刻本校云：“明本《乐府雅词》作‘退’。”摇摇〔坊陌〕郑刻本校云：“杨升庵云，俗改‘曲’为‘陌’。案唐人《北里志》有‘海论三曲’中事，盖即平康里旧所聚处也，当时长安诸倡家其选入教坊者，居处则曰‘坊’，故云‘坊曲人家’，非泛言之也。本集《拜星月慢》云‘小曲幽坊月转’，可证‘坊曲’为美成习用。”郑校之言甚是。摇摇〔因记〕毛校注、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丁刻本、朱刻本作“因念”。朱校云：“《雅词》作‘曾记’。”摇摇〔侵晨〕郑校云：“《乐府雅词》作‘清晨’”。摇摇〔前度〕郑校云：“‘度’字疑是短拍，而方千里、杨泽民、陈允平皆未知，即吴梦窗词亦不叶，或未精审耶。按此调前拽头作三字句，固有韵，其声例可类推而知之。”按检宋词无此例用短韵者。摇摇〔犹记燕台句〕原刻校云：“或作‘兰台句’。非，考李义山《柳枝》诗序云：‘柳枝，洛中里娘也，年十七不聘。余从昆让山，比柳枝居为近，他日春阳，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，咏余《燕台诗》，柳枝惊问：谁人为是。让山曰：此吾少年叔耳。柳枝手断长带，结让山为赠叔乞诗。明日，予策马出其巷，柳枝丫鬟毕妆，抱立扇下，风阵一袖，指曰：若叔是，后三月，邻当去溅裙水上，以博山香待与郎俱’。”摇摇〔一帘〕朱刻校云：“《乐府雅词》作‘入帘’。”

〔评〕

夏孙桐：清真平写处，与屯田无异；至矫变处，自开境界。其择言之雅，造句之妙，非屯田所及也。

乔大壮：此调是双拽头，四声可参酌梦窗及杨泽民、方千里和作。近时作者多即依此篇四声，其触韵处仍可依之，惟戒添出触韵之字。

风摇流摇子

枫林凋晚叶。关河迥、楚客惨将归。望一川暝霭，雁声哀怨，半规凉月，人影参差。酒醒后、泪花销凤蜡，风幕卷金泥。砧杵韵高，唤回残梦，绮罗香减，牵起馀悲。摇摇亭皋分襟地，难堪处、偏是掩面牵衣。何况怨怀长结，重见无期。想寄恨书中，银钩空满，断肠声里，玉筯还垂。多少暗愁密意。唯有天知。

〔校〕

〔调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朱刻本注“大石”。夏批“黄钟商”。摇摇〔题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朱刻本作“秋怨”。

〔分襟〕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雅词》作“分袂”。摇摇〔难堪〕毛校注、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作“难□”。摇摇〔怨怀〕郑刻本校云：“毛刻《草堂诗馀》作‘愁怀’。”摇摇〔还垂〕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雅词》‘还’作‘偷’。”摇摇〔暗愁〕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雅词》‘暗’作‘旧’。”

〔评〕

乔大壮：此与“新绿小池塘”大石调，四声可参。

又

新绿小池塘。风帘动、碎影舞斜阳。羨金屋去来，旧时巢燕，土花缭绕，前度莓墙。绣阁里、凤帏深几许，听得理丝簧。欲说又休，虑乖芳信，未歌先噎，愁转清商。摇摇遥知新妆了。开朱户、应自待月西厢。最苦梦魂，今宵不到伊行。问甚时却与，佳音密耗，寄将秦镜，偷换韩香。天使教人，霎时厮见何妨。

〔校〕

〔调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注“大石”。夏批“黄钟商”。词末原刻有注，毛校勾去。

〔绣阁里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朱刻本作“绣阁”，无“里”字。郑刻本校云：“《草堂》本及《花庵》并脱‘里’字。”朱刻本校云：“元本下有‘里’字。”按此调此句有作六字句者，亦有作上三下四七字句者。周词前首即作上三下四句。摇摇〔深几许〕清宛委抄本作“深处几许”，“处”字衍。摇摇〔听得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作“曾听得”。摇摇〔愁转清商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丁刻本作“愁近清商”。毛校注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作“愁近清觞”。郑刻本校云：“元本、《草堂》本、《花庵》并作‘愁近清觞’。”

〔遥知〕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作‘暗想’。”摇摇〔应自〕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作‘应是’。”摇摇〔最苦〕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作‘苦恨’。”摇摇〔却与〕毛校注、景宋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丁刻本、朱刻本作“说与”。摇摇〔佳音〕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作‘嘉音’。”摇摇〔寄将秦镜，偷换韩香〕原刻词末校云：“一作‘秦女’、‘韩郎’，非。考贾充文：悦韩寿美姿遂通焉，窃奇香以与寿。乐府云：‘盘龙明镜饷秦嘉，辟恶生香寄韩寿’。美成全用此作对。”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‘寄将秦镜’作‘暗将潘鬓’。”摇摇〔厮见〕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作‘相见’。”

〔评〕

乔大壮：重在写景，不在言情。四声可与“枫林凋晚叶”一首参看。“金屋”四句作对，“欲说”四句亦然。“绣阁”句比“枫林凋晚叶”少一字，或是夺文，或是别体，宋刻已然，不可考矣。

“最苦”、“天便”二句是十字句，上四下六，或上六下四均可。

汪东：《晖麈录》：美成为溧水令，主簿之室有色而慧，每出侑酒，美成为《风流子》以寄意。“新绿”、“待月”，皆主簿轩厅名。《御选历代诗馀》引作“主簿之姬”。

华摇摇引

川原澄映，烟月冥濛，去舟似叶。岸足沙平，蒲根水冷留雁唼。别有孤角吟秋，对晓风鸣轧。红日三竿，醉头扶起还怯。摇摇离思相萦，渐看看、鬓丝堪镊。舞衫歌扇，何人轻怜细阅。点检从前恩爱，凤笺盈篋。愁剪灯花，夜来和泪双叠。

〔校〕

〔调〕景宗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注“黄钟”。夏批“黄钟商”。摇摇〔题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题“秋思”。摇摇〔似叶〕毛校改、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王刻本、郑刻本、朱刻本作“如叶”。郑刻本校云：“‘如’，汲古作‘似’，从元本。陈刻《草堂》作‘一’。按‘一’字亦以入作平，作‘似’，非。”朱刻本校云：“《草堂》作‘似’。”摇摇〔雁唼〕明吴抄本作“雁凄”。摇摇〔还怯〕清宛委抄本作“寒怯”。摇摇〔舞衫歌扇〕原刻词末校云：“一作‘舞靴’，非。魏诗云：‘舞衫飘细縠，歌扇掩轻纱。’”

〔凤笺〕毛校补、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丁刻本、朱刻本作“但凤笺”。郑刻本作“□凤笺”，并校云：“戈载选本谓‘凤笺’上脱‘有’字，丁刻《西泠词萃》作‘但’字，并未注所据。按此与上阕‘对晓风鸣轧’句调同，方千里、陈允平和作‘篋’韵，并作五字，是诸刻有脱无疑。”

〔评〕

乔大壮：四声词。起是对句，“岸足”二句亦然，“唼”韵新艳，为梦窗所祖。“舞衫歌扇”、“从前恩爱”乃与歌者别离之作耳。“双叠”指灯花。

汪东：李商隐《全溪作》：“战蒲知雁唼。”杜牧《初春雨中舟次和州》诗：“蒲根水暖雁初浴。”杜牧《醉题》云：“金镊洗霜鬓，银觥敌露桃。醉头扶不起，三丈日还高。”方（千里）和作“胭脂香痕依旧，在绣裳凤篋”。陈（允平）作“多谢征衫初寄，尚宝香熏篋”。

意摇难摇忘

衣染莺黄。爱停歌驻拍，劝酒持觞。低鬟蝉影动，私语口脂香。檐露滴，竹风凉。□剧饮淋浪。夜渐深，笼灯就月，子细端相。摇摇知音见说无双。解移宫换羽，未怕周郎。长颦知有恨，贪耍不成妆。些个事，恼人肠。试说与何妨。又恐伊、寻消听息，瘦损容光。

〔校〕

〔调〕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注“中吕”。夏批“夹钟羽”。词末原刻有注，毛校勾去。摇摇〔题〕毛校补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题“美咏”。摇摇〔爰〕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作‘解’。”摇摇〔驻拍〕明吴抄本作“住拍”。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作‘驻客’。”摇摇〔檐露滴〕郑刻本、丁刻本作“莲露滴”。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作‘莲’。”朱刻又校云：“元本‘檐’作‘莲’，《花庵》作‘荷’，‘滴’作‘冷’。”摇摇〔夜渐深〕三句，郑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作‘漏渐深 移灯背壁 细与端相’。”朱刻本校同，惟“端相”二字亦作“细与”，并云“《花庵》同”。摇

摇〔换羽〕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‘羽’作‘徵’。”摇摇〔周郎〕原刻词末校云：“周瑜少精音乐，虽三爵之后，其有阙误，周郎顾。考‘未怕周郎’一作‘江郎’，非。”摇摇〔长颦〕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作‘颦眉’。”摇摇〔恼人〕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‘人’作‘心’。”摇摇〔试说〕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雒词》‘试’作‘待’。”摇摇〔听息〕毛校注、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郑刻本、丁刻本、朱刻本作“问息”。摇摇〔瘦损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郑刻本、朱刻本作“瘦减”。

〔评〕

乔大壮四声。所注四声望韵之。“停歌”八字作对，甚密；“低鬟”十字作对跳掷；“檐露”六字作对写景。又自命周郎。“长颦”十字甚新。

宴摇清摇都

地僻无钟鼓。残灯灭，夜长人倦难度。寒吹断梗，风翻暗雪，洒窗填户。宾鸿漫说传书，算过尽、千俦万侣。始信得庾信愁多，江淹恨极须赋。摇摇凄凉病损文园，徽弦乍拂，音韵先苦。淮山夜月，金城暮草，梦魂飞去。秋霜半入清镜，叹带眼、都移旧处。更久长、不见文君，归时认否。

〔校〕

〔调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注“中吕”。夏批“夹钟羽”。摇摇〔钟鼓〕明吴抄本作“钱鼓”，“钱”字误。摇摇〔暗雪〕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作“暗雨”。摇摇〔淮山〕清宛委抄本作“淮水”。郑刻本校云：“《草堂》本并误作‘淮

水’。”

〔评〕

乔大壮：四声词。吴梦窗、卢蒲江并有此作，可资参证。“寒吹”二句作对。“庾信”、“江淹”人名作对，固遭评鹭，然此八字须是对句，上加“始信得”三字，下加“须赋”二字。“徽弦”二句作对。“淮山”二句亦然。此首庾信、江淹、文园、文君，人名太多，乃矜才使气之过，不可为训。

汪东：“金城暮草”，梁简文诗：“金城含暮秋。”齐王融《望城行》：“金城十二重。”汉元始六年置金城郡，应邵曰：“初筑城得金，故曰金城。”与此无涉。

兰摇陵摇王

柳

柳阴直。烟缕丝丝弄碧。隋堤上、曾见几番，拂水飘绵送行色。登临望故国。谁识。京华倦客。长亭路，年去岁来，应折柔条过千尺。摇摇闲寻旧踪迹。又酒趁哀弦，灯照离席。梨花榆火催寒食。愁一箭风快，半篙波暖，回头迢递便数驿。望人在天北。摇摇凄恻。恨堆积。渐别浦萦回，津堠岑寂。斜阳冉冉春无极。念月榭携手。露桥闻笛。沈思前事，似梦里，泪暗滴。

〔校〕

〔调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注“越调”。夏批“无射商”。摇摇〔题〕景宋本无题。摇摇〔烟缕〕毛校注、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《四库》抄本、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郑刻本、丁刻本、朱刻本作“烟里”。摇摇〔谁识〕清宛委抄本、丁刻本作“谁惜”。朱刻校云：“《雅词》作‘谁措’。”摇摇〔应折〕郑刻

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雅词》作‘应攀’。”摇摇〔念月榭〕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雅词》作‘空月榭’。”摇摇〔沈思〕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雅词》作‘追思’。”摇摇〔似梦里〕原刻本作“似梦魂里”，据毛校、诸抄、刻本改。

〔评〕

郑文焯：是调始于北齐高长恭与周师战，尝著假面对敌，击周师金墉城下，武士共歌之，曰《兰陵王·破阵曲》。今越调，三凡段，二十四拍，或曰，遗声也。“一箭风快，半篙波暖，”作对句。陈允平和作“回首处，应念旧曾攀折”，与此不合。清真此曲为名作，一首中四对句，皆作拗体，最为沉毅，和之难工，且多不依其格。如允平作三字住，并失句逗矣。又“望人在天北”，上一下四，和者多误用，惟千里和调按谱填词，无少乖离。惟煞句与允平并作“夜雨滴”，盖亦不谋而合。惜“夜雨”作去、上声，稍稍失律耳。清真词于煞句最精细，此云“似梦里，泪暗滴”，作上去上去去入，亦六仄声，极有分别也。

夏孙桐：“梨花榆火催寒食”、“斜阳冉冉春无极”二语，有顿挫之力，以下便一气奔赴。

乔大壮：四声，但宋作良多，惜不可从。古今绝唱，必须记诵。第一过变入情。“望人”句，两宋词人有作一四字句，有作二三句，仍应是一四字句。“渐别浦”以下又回入景，此神力也。

锁摇窗摇寒

寒食

暗柳啼鸦，单衣伫立，小帘朱户。桐阴半亩，静锁一庭愁雨。洒空阶、夜阑未休，故人剪烛西窗语。似楚江暝宿，风灯零乱，少年羁旅。摇摇迟暮。嬉游处。正店舍无烟，禁城百五。旗亭唤

酒,付与高阳俦侣。想东园、桃李经春,小唇秀靥今在否。到归时、定有残英,待客携尊俎。

〔校〕

〔调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注“越调”。夏批“无射商”。原刻本词末注:“时刻或于‘迟暮’下分段。”摇摇〔题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朱刻本无题。摇摇〔桐阴〕毛校注、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郑刻本、朱刻本作“桐花”。郑刻本校云:“《阳春白雪》、《草堂》并作‘桐华’。陈刻注引《苕溪渔隐丛话》‘井梧花落尽,一半在银床’之句,《词萃》又作‘花阴’,未详所据。按题作‘寒食’,《月令》:‘三月桐始华’,且下句言雨,焉得其阴?其为‘花’字无疑,当以《草堂》诸本订正。”丁刻本作“花阴”。摇摇〔夜阑〕清宛委抄本,丁刻本作“更阑”,郑刻本校云:“《草堂》本并作‘更阑’。”摇摇〔到归时〕明吴抄本作“归时”,脱一字。摇摇〔经春〕毛校注、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郑刻本、丁刻本、朱刻本作“自春”。郑刻本校云:“汲古本作‘经春’。从元本。”

〔评〕

郑文焯:《片玉》作“桐阴”。按《月令》:“二月桐始华。”题作“寒食”,自以“桐阴”为切当。

乔大壮:四声之作,但仍可参证宋人它作。“似”字用笔领出下文,是柳、周二公家法,别家能之者少。境界开阔,惟必在一篇之中分出时地,乃可云境界也。

汪东:王周诗:“剩响东园种桃李,明年依旧为君来。”张乔诗:“东园桃李芳已歇,犹有杨花娇暮春。”“百”字作平,梦窗作“共归吴苑”。《荆楚岁时记》:“去冬节一百五日,即有疾风甚雨,谓之寒食,禁火三日,造饧,大麦粥。”“想东园”七字,可与上

阁同，梦窗作“比来时、瘦肌更消”。《邨中记》：“寒食三日煮粳米及麦为酪，捣杏仁煮作粥。”《天宝遗事》：“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筑秋千，令宫嫔辈嬉笑以为宴乐，呼为半仙之戏。金门岁节寒食妆万花舆，煮桃花粥。寒食亦呼熟食。”杜诗：“几年逢熟食，万里逼清明。”清明节唐中宗命侍臣为拔河之戏。《梦华录》云：“京师清明日四野如市，芳树园圃之间，罗列杯盘，互相酬劝，抵暮而归。”

隔浦莲近拍

中山县圃姑射亭避暑作

新篁摇动翠葆。曲径通深窈。夏果收新脆，金丸落惊飞鸟。浓蔭迷岸草。蛙声闹。骤雨鸣池沼。水亭小。摇摇浮萍破处，帘花檐影颠倒。纶巾羽扇，困卧北窗清晓。屏里吴山梦自到。惊觉。依前身，在江表。

〔校〕

〔调〕毛校改、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朱刻本作“隔浦莲”。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注“大石”。夏批“黄钟商”。词末原刻有注，毛校勾去。摇摇〔题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无题。毛校眉注“无题”。摇摇〔收新脆〕清宛委抄本作“新收脆”。摇摇〔浓蔭〕毛校改为“浓霭”。朱刻本作“浓翠”。校云：“《花庵》作‘浓翠’。”摇摇〔落惊〕原刻本注：“一作‘金丸落飞鸟’。引李贺诗云：‘间把金丸落飞鸟。’按谱第四句第五句皆三字，宜作‘金丸落惊飞鸟’。考韩嫣好弹，以金为丸打飞鸟，一日所失，十余人争拾之，时人为之语曰‘若饥寒，逐金丸’。”丁刻本作“惊落”，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雅词》作‘惊落’。摇摇〔骤雨〕郑刻本、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雅词》作‘暴雨’。”摇摇〔水亭

小〕词末注云：“时刻或于‘池沼’下分段。”毛校勾去此注，“池沼”下分段，“小”下不分，但此二校笔已勾去，仍从原刻。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郑刻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以“池沼”分段。郑刻本校云：“汲古本‘水亭小’句属上阕，毛刻《草堂》、《花庵》并同。今以元本。按方千里和词及《苕溪渔隐》所载此句，并属下过片可证。”永宁按此据《词律》以“水亭小”分段。摇摇〔帘花檐影〕原刻本词末注：“一作‘檐花帘影’，杜子美诗云‘灯前细雨檐花落’，盖檐前雨映灯光如花雨，或改‘檐前细雨灯花落’，便无致味。周美成用檐花，《苕溪渔隐》病其与本意未合。《花庵词选》作‘帘花檐影’，今从之。”郑刻本作“檐花帘影”。朱刻本校云：“《雉词》‘檐花帘影’《草堂》同。”摇摇〔困卧〕郑刻本校云：“陈刻《草堂》作‘醉临’，‘临’以形讹。毛本、《草堂》作‘醉卧’。”摇摇〔依前〕毛校注、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丁刻本、朱刻本作“依然”。

〔评〕

郑文焯：《鬲浦莲近》一曲，疑即昉于美成。当时能歌清真词者，至南宋末传为雅谈，如梦窗、白石词序中并及之。

乔大壮：四声词。“屏里”句已不易，其下二韵尤难。

汪东：“金丸落惊飞鸟”，顾况《洛阳陌》诗：“金丸落飞鸟，乘兴醉青楼。”李贺《嘲少年》诗：“有时半醉百花前，背把金丸落下鸟。”

苏摇幕摇遮

燎沈香，消溽暑。鸟雀呼晴，侵晓窥檐语。叶上初阳干宿雨。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摇摇故乡遥，何日去。家住吴门，久作长安旅。五月渔郎相忆否。小楫轻舟，梦入芙蓉浦。

〔校〕

〔调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注“般涉”。夏批“黄钟羽”。

〔评〕

乔大壮：二声。“家住”二句与东坡《醉落魄》：“家在西南，常作东南别”句同境异，可供研玩。

早梅芳近

花竹深，房栊好。夜阒无人到。隔窗寒雨，向壁孤灯弄馀照。泪多罗袖重，意密莺声小。正魂惊梦怯，门外已知晓。摇摇去难留，话未了。早促登长道。风披宿雾，露洗初阳射林表。乱愁迷远览，苦语萦怀抱。慢回头，更堪归路杳。

〔校〕

〔调〕原刻本注：“谱无‘近’字。”毛校改、朱刻本作“早梅芳”。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注“正宫”。夏批“中吕宫”。摇摇〔题〕毛校改、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王刻本、朱刻本作“别恨”。清宛委抄本作“留恋”。摇摇〔罗袖〕明吴抄本作“罗帕”。摇摇〔长道〕朱刻本校云：“毛本作‘长途’，《草堂》同。”按此之毛本未知所指。摇摇〔慢回头〕景宋本、明吴抄本、清宛委抄本、王刻本、丁刻本、朱刻本作“谩回头”，清《四库》本作“漫回头”。“谩”、“漫”与“慢”通假。

〔评〕

乔大壮：四声。制作甚密，起伏亦大。起六字对。“隔窗”